

竹取拾遗物语——一·初来地上

2025-12-30 · 竹取拾遗物语 · 故事, 东方, 月都, 蓬莱山辉夜

いち ちじやう しよらい 一 地上に初来す

辉夜姬来于地上元年三月十六，无云可即望月。今夜月满如镜，不消吟诗，前人备述矣。

日记之事本为男子所作，然而我并非地上人，故而不必假托甚么，大可以男子之事，畅所欲言。假托男子之事而作，盖抒己情也。然辉夜亦为他人思意所托乎？或未可知。临案晒之。

来于地上方半月，实与先时赞岐邸不同。向时作垣见欲求婚者甚重，未曾畅游各处。今有永远须臾之结界于此，无人得相扰，唯妖精鬼怪与相游耳，故无所顾忌也。又因此，名“永远亭”。有人居于永远亭者，何不可谓“永远停”？虽已永生者，常愿万物停驻一时，而免于逝者不舍昼夜、物是人非之苦。

虽于太空时日不长，然有能力故，世事既迁。昔时人事不复。天武八年来于地上，如今已不知是何时日。聊吟《水调歌头》。

银汉白竹叶，实乃一航船。叶于幽馆，层叠相横彩云间。岂敢循根图本，竹叶娑娑绰绰，争斗艳奇艰。黑海独舟影，何似叶翩翩。

舍追忆，深篁邸，弄琴弦。恰如渔父，微渺游子俗尘边。江畔行吟仍记，イ于须臾永远，百代转因缘。俯仰婵娟远，今后不同天。

然而半月之久已足感徒然。若不出门行走，已是倍感无趣。不喜月都所谓“纯净”而避世地上，本是无法之法。然而若是俯身葎草之下许多年，又藏身永远亭之处，顾非与月都全同乎？因而一时兴起，想要行走四方。

言之师匠，本以为是断然不可，却不料师匠略一沉吟，欣然首肯，就要起身，收拾行装。我自然是欣喜异常，却又有疑问，何以师匠如此爽快便同意了？分明二人还在逃捕中。

月都，并非我心中所想万年不变，也有暗流涌溢也。罢，非我所向往，罢。

也或许，止水无源，自消自亡；而活水，自有汇江入海之理。世间无常，芸芸众生，我欲遍尝之。

去岁冬寒，不知几何。如此地上风物，一丝一竹令我欣喜。说起竹，被贬之时，真正初来地上便是坐于赞岐翁所伐竹中……言及赞岐翁，思绪益杂乱纷繁。三月初来于地上，永远亭近边已有嫩竹破土而出。

我与师匠却不止步于此，走出须臾永远之结界，置身绿笋尖尖之中。结界之内，四季偕同，结界之外，万物流通。

然而走出结界亦不过堪堪几步。我随师匠踱步悠悠，直至走出迷途竹林，师匠款款回首：“如此足够否？公主大人。”

我执起师匠左手：“远不够。师匠。所谓‘世间无常，芸芸众生’，想必也远不止于此。”不止于此间翠竹。哪怕不同于结界之内，万古长青，亦是了然无趣。

师匠了然。“好。此行一去，归来便是百代千秋之后。”

我莞尔。

竹林之外，幽馆之外，原是姹紫嫣红，难言之美。

无名之丘，遍撒山樱，次第而放。当此时节，山腰正当满开之时，漫天白里透粉，如若月尘辉地。茂密之状，竟不可见何处为山丘之形，何处为花枝之状。人里之旁，桃李交映，花叶同展。淡紫木兰，迎风而放。隐约可见伫立枝头，粉蕊舒展，可怜可爱。溪流之旁，棣棠丛丛，点黄于黑墨晕染之翠绿中。不觉惊呼：“季春之色，原是这般，先前未能可知!”

有七言：

密竹长青终厌频，迷途地上亦常茵。
槛中俗世樱千朵，天外冥途劫万轮。
江海还成丰瑞雪，峰峦可作卷吹尘。
归期不问幽篁处，遍化星霜未旅身。

作者 Archive Aeonivacuum · 许可协议 CC BY-NC-SA 4.0